

第四十六回 奉聖旨大經略班師 顯神通老道人作法

話說寶珠奉了聖旨，擇定五月初十日壬辰班師，大家收拾啟行，歡聲雷動。寶珠就帶皇子撒鈴到京為質。苗王送了一分大禮，王妃也有禮物送與紫雲，都是明珠美玉，翡翠珊瑚，說不盡奇珍異寶，約值數百萬金。墨卿以下各大將鬱有饋贈，大犒三軍。

初十日天明，放了九通大炮，拔寨起程，苗王要送出界，寶珠也不謙讓。才出了城，苗王早預備酒席，寶珠、墨卿略略領情。瞥見左首有座大山，一面峭壁，寬平如鏡，下面有塊石碑，寶珠叫人捫苔剝鮮，看了一遍，原來是他乃祖文清公平南立的。寶珠傳令，約住三軍，要了筆硯，寫斗口粗一行大字，吩咐快傳石工，勒在石壁之上，要即日成功。眾人看寫的是：

大經略松氏寶珠，同副帥李文翰、胞弟松筠、大將松勇等，平南到此，時年十有八齡，下書年月日時。

石工忙來動手。軍令最嚴，誰敢怠慢？不消半日工夫，就刻成了。寶珠到峭壁前一看，微微而笑，照樣寫了幾張，叫左右在獅子口以及各隘口地方，都刻其碑。吩咐已畢，就教起馬。這回是按站而進，過向陽城，到天門嶺，前隊離落花溪不遠，就傳令安營。

次日，寶珠帶了松筠、松勇，八員家將，兩個書童，到楓山前天妃宮來。未到廟前，見人山人海，寶珠詫異，教家將開路。眾百姓知元帥到來，大家拜伏於地，喊道：「元帥到此，我們眾百姓有福。」寶珠不解，到廟門前下馬，見高搭板台，道士坐在上面，看見寶珠，忙迎下來，呵呵笑道：「山人算定花史必來，早為預備，已經作法三日矣。」

邀寶珠進廟，仍在茅屋中待茶，老道士道：「山人已布下地網天羅，諒這孽畜，無處可逃。至於怎麼擒拿，全在花史裁處。」寶珠道：「還求老先生賜教。」道士笑而不言。坐了一會，寶珠起身告辭，道士送出茅屋，就不送了。松筠道：「這道士太居傲，怎麼遠送一步都不能？難道哥哥這身分，他還看不起你嗎？」寶珠道：「仙家閒雲野鶴，豈為世俗所拘？你休得胡言取罪。」大家回營。

寶珠就同墨卿商議捉蛇，墨卿道：「此蛇既已成神，你我何必去惹事？聖人云：『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？』我等凡人，不可不敬的。」寶珠又好笑，又好氣，道：「虧你還記得幾句書，引來做個證見。我也不耐煩同你講話，看你一天過是一天，總由於膽子太小，各事看不透澈，心想多事不如省事，就拿詩云子曰來搪塞，可是不是？」墨卿被他幾句話說笑了。

次日大早，叫了許多百姓，問蛇的窟穴。百姓說：「在楓山背後，有個石洞，蛇就在裡邊。」寶珠吩咐引路，派了五千兵丁，準備毒箭火槍，在山下埋伏，點五十名精勇，取出葫蘆裡紅藥，各服少許，可以避得毒氣，用茅草點著了，放煙望洞裡薰去。

約有半刻工夫，蛇在洞裡飛將出來，頭比甕缸還大，通紅兩個眼睛，如燈光閃灼，身子有幾十丈長，腰大十圍，在空中風聲如吼。忽然口作人言，叫道：「寶珠丫頭，你死期將至，尚不自知，而反與我為難耶！你如此好殺，又為情慾所迷，恐閻院瑤台，不能容你這淫賤也。」

話未說完，松筠一冷箭早到，正中蟒蛇左目。寶珠大笑一聲，令下紅旗一招，眾兵丁發聲喊，火槍毒箭，一齊放來，百姓也在山下吡喝助威，蛇要騰空，竟不得上去，在空中擺尾搖頭，盤旋不已，見人多了，又不敢落下來，整整兩個時辰，才落在山腳下，滾了一個十畝田的深坑，死在地下。

松勇上前，割下頭來，取進大帳，劈開來，果然一粒大珠，光華射目。寶珠大喜，交與紫雲，同花神圖等件，一並收好。又來天妃宮致謝老道士。到花神祠看了一看，發心修理，傳工匠看過，估了價目，寶珠等不待落成，就發了銀兩，留下二員偏將，二名家丁督工，自己等開工破土，就要起馬。

眾父老百姓，感激寶珠除了後患，就將蟒神廟改成寶珠的生祠，收飾得煥然一新，塑了寶珠的小像，建立石碑，後來添了許多曲檻洞房，到成了一個名勝。

且說寶珠行了好幾日，才出獅子口，苗王又備酒席相送，眾兵將都有重賞。寶珠同他作別，勉勵了一番，苗王唯唯聽命。不免同兒子哭別一場。寶珠帶了皇子撒鈴上船，又吩咐邱廉等囚車，小心在意。眾將兵馬，大家棄岸登舟，放炮奏樂，天明開船。不日已到台灣，許多將士官員，欣然來接。

寶珠進城，歇了三天，吩咐地方官好生守護要地，就著李文虎署理澎湖總鎮，發了令箭，傳諭各城守將，凡是本營兵丁都教在省城取齊，著松勇到泉州去接公主。寶珠此回不走原路，由澎湖水道過來。

行了幾日，已到金橋口駐紮，趙瑾等各將官領兵都來參見，督撫請了三天酒。寶珠立意起程，將士兵馬，俱皆上船，共有三十五萬大兵，連奪來海寇的船只，都坐滿了。督撫司道備酒送行，寶珠概辭。碼頭上車填馬塞，還有些百姓，執香跪送，大小船只，開著水道，好不威風。制軍隨營伺候，各官送到交界，唯有劉斌感寶珠提撥之恩，又送一程，寶珠再三相辭，劉斌依依不捨，痛哭叩頭而別。

浙省早有官員來接，送禮的，求見的，不一而足。船頭上紛紛奔走，擁擠不開。寶珠倒厭煩起來，一概不見。無事就請公主過船閒談，公主問父親消息，寶珠不講實話，只說邱廉逃走出海，追之不及，公主將信將疑，也不好深問。船到杭州，好些本族親友來見，竟有許多不相識的，依仁也回家去了。寶珠、墨卿兩個，迎親族，會官員，整整忙了大半天。

次日督撫備了執事伺候，寶珠、墨卿上岸，各坐一頂簇新的綠呢大轎，開鑼鳴道，排齊隊伍入城，先拜督撫，又到各親族處，走了一道，司道以下，就是差拜了。這位撫院，是寶珠的年伯，論親戚其實是個舅公，第三日請寶珠下頓，不得不擾。各親眷及本家，個個相請，寶珠推辭，總說聖命在身，不能耽擱。

第四日，就同墨卿、松筠下鄉祭祖，由督撫起，各官都去陪祭。儀仗旌旗，好不榮耀，轟動許多百姓來看，都愛殺了。說松府裡本來仁厚，做了好幾代的官，又生出這種好後代來，好個品貌，小小年紀，立了大功，已經出將入相，將來不知升到什麼位分呢！不題眾人七嘴八言，寶珠謝別各官回船。

第五日，撫院請西湖遊玩，寶珠是在京都生長的，久聞西湖好景，原想去逛逛，況是年伯相請，也不便辭，因為墨卿昨日下鄉受了暑，在船養息，早已拿帖去辭了，就獨自行到湖上來，各官早在湖心亭恭候。亭前搭起一座長橋，撫院知寶珠年少奢華，收飾得十分富麗，滿亭中張燈結綵，掛紫懸紅。各官見寶珠到來，忙接了進去，敘禮坐定獻茶。

莊撫台舉手道：「年兄年少俊才，風流逸品，英風蓋世，功名貫天，為當代之偉人，作中流之砥柱。華表印星，明野火，...

子眷注方新，老夫輩望塵莫及。」寶珠道：「小姪才疏學淺，襪線鉛刀，聖天子謬附兵權，濫邀簡任，猶幸將士用命，僥倖成功，全仗聖天子之威靈，老年伯之庇蔭。」二人談笑幾句，又應酬各官一回。

此時天氣正暖，亭中窗格齊開，一陣陣荷風，香生滿座，莊撫院請寶珠四面玩賞。莊撫院道：「老大同尊翁是二十年詩友，唱和極多，每當月夕花辰，狂歌豪飲，如今賤齒加長，彩筆還不敢復向騷壇馳騁矣。年兄英年風雅，家學淵源，定然七步高才，何難八叉得句？況景物因人而盛，若不贈以佳句，徒使湖山笑人。」寶珠道：「小姪賦性愚頑，久慚博雅，年來軍務擾攘，筆硯荒疏，何敢在尊長之前，亂塗亂抹？」莊撫台道：「休得太謙。」教人送上筆硯。

寶珠笑道：「小姪放肆了，只得勉強成章，聊以應命罷。」提起筆來，寫了幾句七絕：

雙塘煙水一痕新，花影衣香辨未真，
生恐鴛鴦不成夢，多情猶是彩蓮人。
月照雷峰起暮潮，平湖風景自迢遙。
蘇堤楊柳年年綠，杯酒何人話六朝。

寫罷送與莊廷棟道：「小姪鄙俚之音，未免班門弄斧耳。」撫台朗誦幾遍，大贊道：「陽春白雪，俊逸清心，非有仙才，何能苦此！」就遞與司道各官傳看，大家拜服，痛贊一番。寶珠道：「小姪在蠻中候旨，終日消閒，不揣冒昧，學寫一幅出塞圖，欲求年伯的大筆，贈以名言，借一字之褒，加他終身之榮耀。」撫台道：「但恐俗語村言，不足掄揚盛美，何不就取來大家瞻仰？」寶珠忙著家將回船去取。

少刻取到，各官起身同看，畫著許多兵將，擁護一個美貌郎君，就是寶珠的小像，寫得豐致翩翩，花容絕代，是個出征的光景，各官嘖嘖稱羨。上邊已有兩首七律，是寶珠自己題的，撫台吟道：

海上妖氛一掃空，指揮如意笑談中。
城頭畫角吹昏黑，篋囊金刀帶血紅。
虎帳陳兵遲夜月，龍池走馬動秋風。
功成不作封侯想，聊盡愚忠慰九重。
江上樓船海上波，將軍百戰靖干戈。
窮邊歲月彩顏改，大漠風沙白骨多。
碧血初滋新草木，烽煙頓失舊山河。
傷心自是澎湖水，夜夜悲鳴喚奈何！

莊撫台吟罷，笑道：「寶珠在前，老夫如何著筆呢？」寶珠道：「小姪俚句，只算拋磚引玉。」撫院略為思索，提筆寫道：

威名赫赫驚朝野，百戰功勞汗馬矜。
陰風慘淡陣雲昏，一聲長嘯安天下。
腰懸金印督南征，冷冷草木皆甲兵。
荒崗落日昏無色，敗葉西風戰有聲。
一載功成奏凱歸，歸來得意馬如飛。
眼前報到捷旌旗，脫卻征衣掛錦衣。
先聲奪人動天地，凌煙閣上標名字。
封侯端的是英雄，而今方遂男兒志。

莊撫台擲筆，大笑道：「老夫拙句無文，年兄不可見笑。」寶珠看了一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年伯深心見愛，未免濫譽過深。」各官交口附和。撫院定席，各官依次坐下。飲到未末申初，撫台吩咐移席湖船。綠水迢迢，清風習習，香生幾席，涼爽衣襟，各處遊賞，飲酒暢談，直到月上花梢，寶珠才謝別撫台，打道回船。

紫雲接住，問問西湖風景，寶珠道：「水秀山青，花明柳媚，果然名不虛傳。明天制軍請我游城隍山，意思後日請你同公主，借雲林寺燒香為名，也去逛它一天。」紫雲笑道：「我不去罷。」寶珠道：「這等名勝地方，不輕易有得見的，去逛逛何妨？」紫雲道：「後日再看光景。」

第六日，寶珠去游城隍山。李墨卿、松筠、又庵只帶幾個家將書童，微服到西湖游了一天，倒還比寶珠游得暢快。第七日，寶珠一早就傳諭一府兩縣，吩咐到靈隱寺趕逐閒人，伺候紫雲去拈香。不知紫雲去是不去，且看下文分解。